



福尔摩斯归来探案集

福尔摩斯捉鬼记

[英] 唐纳德·托马斯 著 海兰英 潘晓璐 欧阳卉 译



群众出版社

福尔摩斯捉鬼记

(英) 唐纳德·托马斯 著
海兰英 潘晓璐 欧阳卉 译

群众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福尔摩斯捉鬼记 / (英) 托马斯 (Thomas, D.) 著;
海兰英, 潘晓璐, 欧阳卉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3. 2
(福尔摩斯归来探案集)
ISBN 978 - 7 - 5014 - 5100 - 5

I. ①福… II. ①托…②海…③潘…④欧…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07205 号

福尔摩斯捉鬼记

(英) 唐纳德·托马斯 著
海兰英 潘晓璐 欧阳卉 译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兴华昌盛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次

印 张: 9.125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20 千字

印 数: 6000 册

书 号: ISBN ISBN 978 - 7 - 5014 - 5100 - 5

定 价: 30.00 元

网 址: www.qzCBS.com

电子邮箱: qzCBS@sohu.com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 - 83903253

文艺分社电话: 010 - 83901330 010 - 83903973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福尔摩斯捉鬼记	1
还以清白	143
剧院谜案	212



福尔摩斯捉鬼记

1

“福尔摩斯先生，如果遇见鬼，你会怎么办？我要跟你说一件非常敏感的事，所以先问问你对鬼魂的看法。”

福尔摩斯挑高一边的眉毛，慢悠悠地说：“道格拉斯先生，对于这个问题，我只能求助于塞缪尔·约翰逊博士的智慧了。理性说没有鬼，而感性说有鬼。”

这是在1898年春天的一个早晨，西风柔柔地吹拂着贝克街各家店面的遮阳篷。街道上熙熙攘攘，车水马龙，人们忙着礼拜六的赶集，马鞍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车轱辘“吱吱呀呀”地轧过石板路，马蹄发出清脆而有节奏的“嘚嘚”声。

福尔摩斯从未谈过鬼魂，我们也从未讨论过鬼魂。我们的客人——尊敬的希尔沃德·道格拉斯先生——舒舒服服地坐了下来，若有所思地看着福尔摩斯那鹰一般的面孔。

他打扮得一丝不苟，从头到脚尽显英国绅士风度。他和福尔



摩斯一样瘦削，但个头要高一些，25岁左右。他的头发黝黑光滑，黑色的双眸与他那泛着青春红晕的白皙皮肤形成鲜明对比。中学时代他就读于伊顿公学，那里培养了他儒雅的气质，后来又求学于三一学院和剑桥大学。

这位青年才子在三一学院获得了古典文学的公开奖学金，是优秀毕业生。他是校板球队运动员，在板球圣地洛兹比赛时，一小时内获得了80分，因此他所在的板球队在牛津剑桥对抗赛中大获全胜。道格拉斯先生风度翩翩，气质优雅，是所有母亲的骄傲，是所有姑娘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另外，如果他的兄妹们先于他过世，他将继承克罗姆伯爵爵位。他如此年轻，又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会因为什么事来找福尔摩斯呢？

“别管约翰逊博士说什么，福尔摩斯先生，你相信有鬼吗？”

福尔摩斯皱起眉头来。

“道格拉斯先生，我不忌讳你的问题。请你只管拿出证据，我会仔细地推究，也许可以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如果不能，那么这件事可能已经超出了我的侦查能力范围。如果随随便便地猜疑，那只能说明我才疏学浅。我甚至也许可以承认人们传唱的歌曲是真的——亨利八世不幸的皇后安妮·博林把脑袋夹在胳膊下行走于血腥塔中。如果没有证据便来找我，那么我肯定会疑神疑鬼。”

“福尔摩斯先生，你在开玩笑。”年轻人有点儿气恼地说。

“恰恰相反，我非常认真，道格拉斯先生。现在我的好奇心被激发了，所以请你再多讲一讲，算是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吧。不过我只能靠证据说话。”

希尔沃德·道格拉斯点点头。

“我也希望有证据。”



福尔摩斯靠在椅背上说：“好极了。我猜，今天下午你要为米德尔塞克斯郡板球队打约克郡板球队吧，现在已经10点半了，所以你的时间比我的还要宝贵。”

通常来说，福尔摩斯绝对不会在虚构的事情上浪费脑细胞。但是，他现在似乎想找一个借口来探一探鬼魂之类的事。

道格拉斯把福尔摩尔开的玩笑当作耳旁风了。他打开公文包，拿出一个栗色的十分精致的日记本。

“福尔摩斯先生，这是维多利亚·坦普尔小姐的私人日记。里面记录了她在布莱庄园的六个月的生活。布莱庄园是艾塞克斯郡莫当特家族的庄园，坦普尔小姐在那儿给两个小孩做家庭教师。”

福尔摩斯瞪了一眼道格拉斯，什么也没说。维多利亚·坦普尔！我怎么好像听过这个名字？但一时之间我想不起来是谁。我的朋友本来眯着眼睛，斜倚着椅子，十指交叉，一副要休息的样子，但是现在却坐直了，往前凑了凑身子。

福尔摩斯以一种早已预料到的口气说：“布莱庄园儿童遇害案去年就结了，是不是？”

希尔沃德·道格拉斯点了点头，说：“福尔摩斯先生，最终的判决是坦普尔小姐精神错乱，不适合出庭，有罪但精神失常。”

“我记得。请继续讲。”

道格拉斯没有那么拘谨了。

“两位先生，我家的庄园在德文郡，离奥特里圣玛丽镇不远。在剑桥大学读大二时，我曾在那里过暑假。我的妹妹路易斯比我小八岁，当时坦普尔小姐给我妹妹当家庭教师。她十分讨人喜欢。她出身贫寒，在家里十个姐妹中排行最小，母亲早逝，父亲在四十英里外的教区当牧师，我父亲就是他的教民。我母亲知道



这一家的难处，她见过坦普尔小姐后就邀请她做我妹妹的家庭教师。我们相处了几个星期。我们一起聊天，一起在花园里散步。在夏日的午后，我们就拿着书坐在有树荫的草坪上。”

“还有呢？”福尔摩斯问。

我们的客人嘴唇紧绷，有一丝的不满。

“福尔摩斯先生，我们没有恋爱。我绝不是势利小人，我们家人也不是，但是我父母不会允许我和妹妹的家庭教师发生什么。10月份，我就回剑桥大学了。我和这位姑娘握了握手，约定做朋友，从此再没有见面。在那个暑假，她告诉我，她过去的日子有多么苦多么孤独。”

“那样平静的日子持续了多久？就是布莱庄园儿童遇害案之前。”

“我对此案一无所知，直到我从剑桥毕业后才听说的。当时，我在《早报》上读到一段有关切姆斯福德郡法庭的报道。坦普尔小姐被指控在布莱庄园谋杀了一个十岁大的男孩，名叫迈尔斯·莫当特。据称，她是把小孩闷死的。经过法庭辩论和法医鉴定，女王接受了‘有罪但精神错乱’的抗辩，亨利·莫兹利教授提供了有关证据。根据惯例，当时没有作出最终判决。正如俗话所讲，秉承女王陛下旨意，坦普尔小姐被拘留了。她被关进了布罗德莫精神病院。”

福尔摩斯把手塞进衣服口袋里，然后伸了伸腿。

“道格拉斯先生，从法律角度讲，这个案子算是了结了。根据英国法律，如果被告被认定精神错乱，就不允许上诉。如果被告的辩护人接受精神错乱的判决，就等于默认被告有罪，尽管不是有意要承认。我想，当时没有人在法庭上对证据提出质疑。”

“福尔摩斯先生，当时的确没有人质疑证据。这个案子就是



这样，但我的故事还没完。去年冬天，我在伦敦准备外交部的考试。有一天晚上，我回到在奥尔巴尼的家时，男仆递给我林肯法学院的两名律师瑟洛和马斯顿寄来的一个包裹。他们是坦普尔小姐的辩护律师。包裹里面就有这个她在布莱庄园时写的日记。日记的起始日期是迈尔斯·莫当特死亡前的六个月，日记最后还记述了小男孩临死前的情况。坦普尔小姐颠三倒四的写法肯定让莫兹利教授和法庭认为她精神不正常。”

“很奇怪。她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日记给你？她想让你做什么？”

“她的律师告诉我，她写信说，希望我能保存这本日记。她认为，我会相信她是无辜的。她没有钱，又被认定精神失常，也没有可以求助的朋友。”

他站起身，把那个日记本递给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皱着眉头翻了翻，然后直接翻到了最后一页。

“二百多页，像你说的，写了六个月里发生的事。道格拉斯先生，我得读一读，但不会让你等太久。这日记里面有哪些内容对一审法官或陪审团有用？”

希尔沃德·道格拉斯用右手指掰着左手指历数着里面的内容。

“首先是那孩子的叔叔邀请坦普尔小姐做家庭教师。迈尔斯·莫当特十岁，妹妹弗洛拉比他小两岁，他们的父亲莫当特上校和母亲因为霍乱双双死在了孟加拉。之后他们就由他们那粗心大意的叔叔詹姆斯·莫当特医生照管，人们都叫他莫当特少校，他住在贝尔格拉维亚上流住宅区的伊顿广场，退休前是女王来复枪团的军医少校。他曾叫坦普尔小姐到律师所和他单独面谈。”

“她喜欢这份工作吗？”



道格拉斯摇了摇头。

“刚开始，她自认为自己经验太少无法胜任，婉言谢绝了莫当特医生。不过莫当特医生没有找到其他人，于是就再次邀请坦普尔小姐。坦普尔小姐那时也没有工作，所以就同意了。”

福尔摩斯在笔挺的袖口上做了一个标记。

“那我们就直接谈谈鬼魂吧。具体地讲一讲，是谁遇见了鬼？坦普尔小姐吗？鬼魂是在哪里出现的？”

“根据坦普尔小姐的日记记载，有两个鬼魂经常在布莱庄园出没，但不是同时出现。莫当特少校有一个叫彼得·昆特的男仆，是他在女王来复枪团时的勤务兵，这个人一年前就死了。坦普尔小姐看见他的鬼魂至少三次。一次是在夜间，她没有亲眼见到，但是非常肯定迈尔斯看见了昆特的鬼魂，因为小孩的言行举止证明他见过昆特。就在被捕前不久，她还见到过一次昆特的鬼魂，就是在小男孩临死前的那一刻。日记里面是这样写的。”

“另外一个鬼魂呢？”

“管家格罗斯太太认为那个鬼魂应该是玛丽亚·杰塞尔小姐。她是前一任家庭教师。她好像身体不太好，休了一次长假，但是没过完假期就在家死了。她死后，家庭教师的位子就一直空着，直到坦普尔小姐接替。”

我偷偷瞥了瞥福尔摩斯，想看看他对这样荒唐的事作何反应。可能他在心里对闹鬼的事比较不屑，但从表面上完全看不出来。

他接着问道格拉斯：“她怎么肯定她看到的就是鬼魂呢？”

“如果不是别人告诉她，她也不知道这两个人是谁。起初，她也没有想到他们是鬼魂，因为他们一般都在大白天出没。她把这件事告诉了格罗斯太太，格罗斯太太马上就猜到是谁了。她十



分肯定地说，坦普尔小姐描述得十分准确，分毫不差。这个时候坦普尔小姐才知道，原来这两个人早已过世。”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坦普尔小姐先前见到过昆特和杰塞尔小姐，由于光线太暗或者距离太远而认错人了？”

希尔沃德·道格拉斯使劲地摇摇头。

“她来伦敦和布莱庄园之前一直在英格兰西南部生活，从没有出过远门。据我们所知，昆特和杰塞尔小姐在西南部没有任何亲戚朋友，也从来没有去过西南部。”

听了这么多，福尔摩斯觉得足够了。

他语气柔和地说：“道格拉斯先生，我想，坦普尔小姐很有可能见过这两个人，也许这两个人因为什么特殊缘故去过坦普尔小姐的家乡德文郡。这样的猜测总比从坟墓跑出鬼魂的说法更靠谱儿。请你继续讲吧。”

年轻人脸色阴沉，但语调很平静。

“坦普尔小姐最先见到的是莫当特的男仆彼得·昆特的鬼魂。在夏天的某个傍晚，他站在布莱庄园花园塔的栏杆旁边，低头看着草坪上的坦普尔小姐。她当时以为他是误闯进花园里的人，所以也没有把这件事说出去。秋天的时候，她又看见昆特在餐厅窗外站着。这次，她跟管家格罗斯太太抱怨了几句，讲了昆特的模样，详细到他的身高、发质、发色，甚至他系的那个很特别的腰带。格罗斯太太说，那个人是一年前就已经去世的彼得·昆特。”

福尔摩斯仔细地打量着他。道格拉斯接着讲：

“前年冬天，昆特在村里的酒馆喝酒喝到深夜，出门后头朝下摔倒在地，把脑袋摔破了。他像往常那样喝得烂醉如泥。当时天寒地冻，一片漆黑，他自己一个人赶路，可能不小心磕在了一个大石头上，据说被弹了出去，头正好撞在桥头锯齿状的石栏杆



上摔得稀烂。第二天早上，两个马车夫发现他时，他已经没气了，全身都冻僵了。坦普尔小姐看到的只能是鬼魂。”

“坦普尔小姐怎么写的第二次遇见昆特的情况？”

“日记里面说，她的第一反应是，她以为佣人们在和她开玩笑，还有，就像你说的，她以为那个人只是和昆特长得像，也许是他的兄弟。但是昆特没有兄弟。”

“布莱庄园的其他人有没有看见过鬼魂？”

“他们没有看到过。除了坦普尔小姐，庄园里面只有佣人和孩子。孩子的叔叔兼监护人莫当特医生当时正在法国。昆特死前，莫当特医生还偶尔来布莱庄园看看，但他对那地方早就没有什么兴趣了，他觉得布莱庄园又偏僻又无聊。但他不能随便处置庄园，因为他只是代管，房子的继承权归迈尔斯。”

福尔摩斯叹了一口气。

“就是说，除了日记之外再没有其他根据了？”

“也不是完全没有。”道格拉斯决心要为这个不幸的姑娘打抱不平。“坦普尔小姐第二次看到杰塞尔小姐的鬼魂时，管家格罗斯太太也在场，小女孩弗洛拉也在。她们和鬼魂相隔一个湖，大概有150英尺的距离。格罗斯太太虽然什么也没看到，但她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好像面前有一种邪恶力量。”

“那她是怎么感觉到的呢？”

“坦普尔小姐那天傍晚看到塔楼上的昆特时，周围十分安静。当时，羊群的铃铛都没有了声响，连白嘴鸦都变得一声不响。鬼魂出现时，好像一切都凝固了。”

“这和亲眼看到鬼魂完全是两码事。”福尔摩斯的语气里有点儿非难的意味。

“福尔摩斯，还有孩子呢！”本来要打退堂鼓的道格拉斯现在



又信誓旦旦了。“坦普尔小姐肯定，孩子们看到过鬼魂，至少看到过四次。从他们的反应就可以看出来。”

“那两个小孩是怎么说的？”

“刚开始，她以为孩子们因为害怕不敢讲，后来发现是他们不愿意讲，而且暗自兴奋不已。”

福尔摩斯吸了吸鼻子，然后吁了一口气。

“道格拉斯，恐怕这会让你功亏一篑。但是先不谈这个，我问你其他的事情。假设你所说的全部是真的，坦普尔小姐确实见过或者说自认为见过鬼魂，那么，两个鬼魂为什么要在她面前现身呢？按理说，他们从未谋面，彼此之间也没有任何瓜葛。”

我们的客人又向前欠了欠身子，迫不及待地要消除误会。

“福尔摩斯，你说的也正是我想说的。坦普尔小姐不过是旁人，她通过鬼魂的行为举止判定，自己不是他们的目标。他们的目的是想引诱两个小孩到充满邪恶和诅咒的阴间去。管家还有布莱庄园的其他佣人不止一次地告诉过她，昆特和杰塞尔小姐生前对两个孩子的影响十分恶劣。”

整件事都令人难以置信，这一点更是荒唐。

“难道鬼也能杀人？”福尔摩斯觉得匪夷所思。

“不是，小女孩弗洛拉患了白喉病，在伦敦的发热门诊死了。几天后，坦普尔小姐就被指控闷死了小男孩。”

福尔摩斯直挺挺地坐着，十指相扣，胳膊肘放在椅子扶手上。他似乎有些不耐烦，但对道格拉斯的故事还没有完全失去兴趣。

“福尔摩斯，读一下坦普尔小姐的日记你就知道，为什么坦普尔小姐那么肯定孩子们看到鬼魂了。鬼魂就是冲这两个孩子来的。坦普尔小姐教师看到鬼魂完全是意外，是因为她有某种特异



功能。”

“迈尔斯和弗洛拉从没有说过任何有关鬼魂的事吗？”

“没有，”道格拉斯愁容满面，“他们都说没看到。”

“天啊，”福尔摩斯淡淡地说，“就因为孩子们因为害怕或者因为调皮而不愿意承认看见了鬼，所以你认为我们就该相信有鬼吗？道格拉斯，现在不是在法庭上辩论，所以你这样说倒也无妨，但是这件事确实荒唐至极。不过，请你继续讲吧。”

“还没讲完呢！”我们的客人气急败坏地大声反抗，“坦普尔小姐肯定，孩子们亲眼看到了鬼。你明白吗？他们和鬼魂是一伙儿的！他们是心甘情愿的！如果你不相信我，那我就是在浪费时间。”

福尔摩斯耸耸肩。

“一伙儿的？出于什么目的呢？”

道格拉斯平静了下来。

“为了团聚，孩子们生来天不怕地不怕，着了魔似的想到阴间去。我只能这样解释，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的目光炯炯有神，这说明，他认为死人控制活人的说法不只是荒谬可笑那么简单。信与不信，只在一线之间，就如罗伯特·布朗宁所说的“危险的边缘”。他那理性的灵魂多么希望这是真的！

我问道格拉斯：“怎么才能引导孩子到阴间去？”

坐在椅子上的他转过身，说道：“自我毁灭，华生医生。正如坦普尔小姐所写的那样，昆特和杰塞尔小姐总是在远远的地方现身，他们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别人又无法接近他们。他们在深不可测、危机四伏的湖水边或者从破败不堪的塔楼上向孩子们招手，好像在召唤两个孩子，叫他们在途中丧命。坦普尔小姐曾两



度看到昆特的鬼魂出现在紧闭的窗内，无法接近，令人毛骨悚然。”

“鬼魂没有引诱坦普尔小姐自我毁灭吗？”

道格拉斯摇摇头。

“没有，他们只是嘲弄她，和她争夺那两个无辜孩子的灵魂。”

福尔摩斯表现出逻辑学家的缜密和冷静。他信还是不信呢？

我们的客人十分谨慎，不愿意讲太多。

“就算孩子死了又能怎样？”

“坦普尔小姐认为，甚至管家都认为，杰塞尔小姐和昆特都该下地狱，都该死，他们活该。他们的鬼魂渴望孩子们和他们共担可怕的空虚与匮乏。”

什么该死、下地狱的说法简直让我忍无可忍。我刚要张嘴说话，福尔摩斯瞥了我一眼。

道格拉斯接着讲下去：

“当然，格罗斯太太没有看到鬼魂，但是她相信有鬼，因为她了解这两个人活着时的样子。她认为，他们会毁掉聪明而充满想象力的孩子。”

别再说妖魔鬼怪了，够了！除了幽灵就无话可讲了吗？

福尔摩斯最后问道：“两个小孩到底是怎么死的？”

“先死的是小女孩弗洛拉，她在伦敦病倒了，发高烧，病情很严重。一两天后，她被送到了发热门诊，但是为时已晚，发烧转成了白喉，小女孩不到一周就死了。在此之前，在布莱庄园的迈尔斯也有轻度发烧，但不是白喉。学校里有类似的流行病。他妹妹死后一两天，他的发烧症状才明显起来，但根本没有任何生命危险。他和坦普尔小姐待在布莱庄园。我觉得，当地的医生又



老又昏聩，要不然，小男孩可能就康复了。”

我小心翼翼地问：“那鬼魂呢？”

“华生医生，坦普尔小姐在日记里写道，彼得·昆特的鬼魂最后一次是在饭厅窗外大白天突然现身。她赶紧抱起病怏怏的小男孩，以免鬼魂伤害他。”

“除了日记没有其他证据吗？”

希尔沃德·道格拉斯看了看福尔摩斯手里的那本日记，点了点头。

“白纸黑字，都写得清清楚楚，句句属实。”

“说不定写下来是为了掩人耳目？”

“不会的，华生医生。再没有哪个嫌犯比坦普尔小姐更有良心。她当时紧抱着迈尔斯，以免他看到窗户外面那可怕的鬼魂。她对鬼魂恨得咬牙切齿，歇斯底里中，她蒙上了小孩的眼睛，同时也盖住了他的嘴和鼻子。迈尔斯紧闭双眼，不敢看窗外惨人的鬼魂。她承认，小孩极力挣扎了一下后她放开了，但是又再次紧紧地抱住了小孩。她绝不能让小孩看到那双恐怖可怕的眼睛。后来，她惊慌失措，可能都失去知觉了。差不多过了一分钟，她冷静了下来，但是迈尔斯·莫当特已经断气了。坦普尔小姐抱着死去的小男孩直愣愣地看着空空的窗外。”

“的确是棘手的案子。”福尔摩斯表示同情。

“的确棘手，福尔摩斯。迈尔斯这孩子身子骨弱，而且发育不良。坦普尔小姐很不幸，庭审刚开始，法官就认定，‘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认识，以其所见者为限’。后来坦普尔小姐再说孩子身体弱已于事无补。佣人们都说，没看到过窗外有什么鬼魂，但是坦普尔小姐曾经两次看到昆特的鬼魂站在窗外。”

我试图安慰这个年轻人。



“精神错乱的判定是她保存性命的唯一希望。最好的辩护就是，由于犯歇斯底里症，她暂时失去了知觉和理智。否则，她的唯一见证人就是鬼魂了，而且法官肯定认为这简直是胡扯，根本不会相信。”

年轻人耸了耸肩，摇了摇头。他费尽唇舌，试图说服我们两个又老又多疑的听众，但是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

“先生们，非常抱歉，白白浪费你们的时间了。我要为朋友尽力而为。”

这个温文尔雅的年轻人没有得到我们的信任，我感到有些愧疚，想说点儿什么作为补偿。

“道格拉斯，我赞赏你，你十分勇敢。朋友或者我们所爱的人突然精神失常，导致彼此分离，这的确令人难过，这比其他任何致命的疾病都令人难以接受。”

他看了看我，眼神有点儿奇怪。

“华生医生，你误会我了。”他平静地说道，“我来这里不是要讨得你的怜悯，我不要求你们相信鬼怪故事。我不是律师，当然也不是医生。我来这里，是因为我不相信坦普尔小姐是凶手。精神错乱的判定也许救了她一命，但是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我发誓，她和我们一样精神正常。”

福尔摩斯在旁边静静地看着我们说话时，眼神直瞪瞪的，如同要吞噬苍蝇的蜥蜴。福尔摩斯早已把手里的那本日记翻到了最后一页，现在他合上日记，站了起来，走到我们的客人面前。

“道格拉斯，如果你想让我相信鬼魂，那么恐怕你要失望了。但是你已让我相信坦普尔小姐绝不是凶手。”

“过失杀人吗？”道格拉斯低声地抱怨，愁眉不展。

福尔摩斯吃了一惊。